

卷一

醒醫六書

瘟疫傳正彙編

西昌熊松園先生編次

瘟疫傳症彙編

治疫全書
痢瘧纂要
痘痧紺珠

家塾藏板

傳症全編序

於戲天地好生順養仁壽豈嘗好与夢
物為疵厲哉而其勢有不留不然者人實
致之慨自人心風俗之薄與天地六氣
相駁劣積為疵厲而天地六氣之邪實
之此喻微君致恨于上混穹蒼清淨之
氣六敗水土物產之常故耳傳症有四

一曰疫、者鬱也謂湮鬱太和也一曰

瘧、者虐也內經稱瘧之作也恒于少

陽故寒熱半多其偏者為牝為痺而嵐

瘧為尤毒此天地暴氣也一曰痢于內經

為滯下夏傷于暑濕及秋而發勢奔迫

其胃氣中絕者遂成禁口斃命尤速其

一曰疽疹痘症不見于內經意者其起于

中古乎疹則有併稱為麻者不知麻形細
碎安紅綻朶如蚊迹模糊正疹邪匿命門
發則一齊湧出如蘇子芥子成粒成瘡毒
構于風火而血熱挾之即痘之夾疹夾斑
血陷黑陷未嘗不同源而異流嬰兒之受
禍也為更烈凡此所謂傳症也者積邪于
六氣延染村墟痛傷天札天地隱心惻焉

天地不能言而堯帝岐伯苴史言之扁
鵲占和緩言之長沙東垣河間丹溪又
言之補敝救偏以挽太和之氣于天地
俾民無橫死此仁憫萬物之心也亦良苦
矣然其說散而無紀義類弗張貫弗家
大兄 松園先生驚目憂之因彙編諸
傳症為一書論必有宗治必有法辨新

必反覆詳盡死生而肉骨真以古仁人
心為心雖以諸生老布衣而不為良相願
為良醫之意已見一班子朱子曰吾之心
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
氣亦順吾兄誠有味乎言之仍在深
咀厚醞六籍之和而已豈井目溝衷一
可與耶書成授余讀之余故樂為仁人

君子暢所云、也是為序

時

乾隆四十二年青龍在疆圉作噩之辰竊
月上巳日學橋愚弟為霖拜言

傳症彙編總序

風寒暑濕燥火之為病自黃帝岐伯暨仲景東垣
河澗丹溪諸先哲討論研窮固已義例昭明精微
詳盡矣惟六氣之外沴厲所鍾非風非寒非暑非
濕非燥非火而寔為風寒暑濕燥火之極致鬱勃
飛揚發為延蔓傳症如瘟疫痢瘧泄瀉麻痘之類
患者最多殺人亦最為慘者雖諸先哲間垂緒言
而獨無有輯為成書排比疏櫛簡核而詳明以垂

示于後來者也余自束髮受書即喜旁涉重樞素
問等集思欲搜擇纂次彙輯斯編願以體大義精
憲防舉業玄願未售匪朝伊夕矣冉三冀期功名
念息乃取治疫之醒醫六書詳加考訂益以同邑
喻徵君之疫病論合為六卷業付梓人茲復取痢
瘧之症附以泄瀉為纂要八卷麻痘之症為紺珠
六卷同授開雕竊不自揆顏曰傳症彙編非敢謂
補先賢之闕遺作醫門之科律而竭才窮憲等之

劉蘭村在自就診給藥之餘、業、念茲在茲
積有年歲始得稍酬夙負藉手告成或以為醫
家不無小補者或以為老而好事者悉歸于老
人不復自計也

乾隆四十一年歲在丙申一陽月西昌松園老人
熊立忠自述

自序

凡瘧之作由於外感風寒暑濕之氣內傷飲食生冷飢飽勞倦色慾之情或觸時行戾氣侵入皮毛浸淫肌肉損傷脾胃以致元陽不健氣滯痰凝發時呵欠戰慄發熱惡寒頭眩口渴腰膝痠軟或先寒後熱或先熱後寒或單熱單寒或寒多熱少或熱多寒少其症有風瘧溫瘧寒瘧濕瘧痺瘧牡瘧食瘧痰瘧癆瘧鬼瘧瘴瘧瘧母瘧疫瘧痢之不同

而其治有發表和中攻逐堵截升提溫補之各異
療是疾者務先察脉審症辨其所感之何從受症
之所自而後因脉而定方對症而授藥則瘥無難
治而治無不愈者矣松園老人識

白序

痢之為症經名腸澼古稱滯下蓋由濕熱食積所
成或觸異氣而發甚至延門合戶共相傳染亦如
瘟疫之最危最險者竊查內經問答備極精詳然
但辨脉症決生死而未言治法仲景之書又缺滯
下一門後人第取金匱傷寒篇少陰下利諸條之
與瀉下相似者採入痢門而治者往往鮮效自時
厥後間有發明然各執一偏言熱者遺寒言寒者

遺熱遇寒熱或行溫補遇虛寒或行疎散終不得
乎陰陽表裏寒熱虛實之確情以施其汗下和溫
消導升補之定法諺云痢無正方良以此耳今瘟
疫之症余既得吳又可先生醒醫六書論釋付梓
以公同志矣因念痢之為症其傳染固與瘟疫同
治或少差生死呼吸其危險亦與瘟疫同不揣愚
昧綜核羣書凡有裨於痢門者罔不搜研彙輯參
以管見釐為四端曰脉曰因曰症曰治有條不紊

亦簡而詳兼附瘡疾泄瀉諸門顏曰纂要或者與
治疫全書不無少助醫家於萬一云

乾隆乙未初夏松園熊立品識

醒醫六書瘟疫論原引

夫瘟疫之為病非風非寒非暑非濕乃天地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感其傳有九此治疫緊要關節奈何自古迄今從未有發明者仲景雖有傷寒論然其法始自太陽或傳陽明或傳少陽或三陽竟自傳胃蓋為外感風寒而設故其傳法與瘟疫自是迥別嗣後論之者紛紛不止數十家皆以傷寒為辭其于瘟疫證則甚略之是以業醫者所記所誦連篇累牘俱係傷寒及其臨証悉見瘟疫求其真傷寒百無一二不知屠龍之藝雖成而無所施未免指鹿為馬矣余初按諸家咸謂春夏秋皆是瘟疫而傷寒必在冬時然歷年較之瘟疫四時